

本經疏證

花舫題

本經疏證

同治癸酉反經堂重刊

重刻鄒潤菴先生本經三種序

余自道光乙巳通籍迄今垂三十年丙午以後隱於朝
咸豐辛酉以後隱於家實無日不隱於病遇良醫輒虛
左延致禮以上賓近識涇陽張君周卿周卿故習賈貌
樸而行篤喜讀書屢爲余診立一方必背誦神農本經
朗朗如列眉並云某藥主治某病俗醫每沿誤多不效
試之果然叩其所學則以武進鄒潤庵先生所著本經
疏證本經續疏本經序疏要諸書爲根柢旁涉諸家精
審擇嚴去取殆駸駸乎升神農之堂入仲景之室焉且
慮醫學不明俗醫習非承謬視人命如草菅也爰集于
金梓是書以公諸世俾承學之士不惑於淺學俗解自

誤誤人其立心制行尤爲士大夫所難而顧以醫國手
溷跡闐闐中惜矣聞周卿又好讀易於易理頗有研究
近取諸身尤爲切要視余之學殖荒落積日厯月而訖
無所獲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旣竣工屬余爲序時
余宿疾霍然治裝還京朝旣就道矣感周卿醫我之勤
而重違其請也聊識數語郵寄之至是書精深確當上
則神農功臣下爲後學津逮則有周君儀顥洪君上庠
弁言與潤庵先生原序在余不更贅同治十二年秋九
月三原梁景先書於華陰旅次

醫之道與儒通必知天下事物之理而後
措之於行則意與心身家國天下無所處
而不當必明天下藥品之性而後施之於
病則風寒燥濕虛實強弱無所治而不宜
事物之理無窮莫詳於孔孟之書後世發
明孔孟之書者有程朱藥品之性至蹟莫
備於神農之經後世推闡神農之經者有
仲景仲景其吾儒之程朱乎是故儒不以

程朱為歸則不正不純其弊或至於禍世
醫不以仲景為法則必庸必淺其害將至
於殺人聖學失傳道術分裂而醫亦未聞
有探本窮原直窺仲景之閫奧者因陋就
簡襲誤踵訛兒戲人命良可慨歎 國朝
慶光間武進鄒潤菴先生深於儒尤精於
醫其學蓋宗仲景而參以諸家所著有本
經疏證續疏疏要諸書大抵以藥證方以

方疏藥無不精微曉暢的確詳明亦即醫
者格物致知之要近世以來所未有也醫
士涇陽張君周卿服膺是書甚而又慮其
未廣乃募金重鋟以公世是先生深信仲
景之書而張君又深信先生之書張君之
醫名一時豈偶然哉世之醫者得是書而
讀之庶知某藥治某病某方用某藥卓有
定見不至茫然失據洗俗醫之謬見并說

俾斯人不過其天年非厚幸歟儒以求仁
 為要而醫乃仁術不為良相必為良醫古
 人利濟之心無時不存程伊川莊上散藥
 陸宣公著集驗方是書之列其有功於世
 又何如也君好讀易則又欲因醫而進於
 儒先君子素善醫嘗曰醫有易之道焉蓋
 謂變易隨時不可執一予不知醫他日得
 與君論易以印斯言且易之大旨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明陰陽之理其為
用則扶陽而抑陰其於學則存天理而遏
人欲其於醫則培元氣而去外邪吾見君
將如潤菴儒醫兼通由是書而仲景而本
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洞垣窺藏直神乎
技而吾之無得於程朱孔孟為可愧也校
讐者為吾邑明經孫君文敷雲章蓋與君
同講斯道者並以吾言質之以為有當否

同治癸酉十一月丁卯三原賀瑞麟復齋
甫序

醫之道二知藥性識病情而已醫之蔽
三沿訛謬肆魯莽安淺陋而已明藥性始
於炎帝察病情始於南陽合二者一以
病釋藥以藥析病體用賅本末貫則藥
性不淆病情無隱而醫始可以治人訛謬
相沿勢必墨守俗說膠固舛錯魯莽自肆

勢必馳騁臆見怪誕支離淺陋是安勢
必不學無術目瞶耳聾而醫於是乎殺
人嗚乎人命至重豈可使搽三寸不律
者日戕斲什百生靈而顧莫之救焉忍
乎哉此張子周卿是書之刻之不吝緩也
軒轅岐伯神農伊尹張仲景道統師

承心法授受以靈素為宗本經為體湯
液為用傷寒金匱合四者而集厥大成
殆亦為儒者之於五經四子朱子集註
也魏晉以降醫統中絕雖作者代不乏
人而道其所道非復軒岐之道蛙鼓蚓
簧爭鳴鼎勝醫書汗牛充棟益蔓穢

不治學者日遊雲霧中而欲其窺古
聖之淵源也難矣武進鄒潤菴先生憂
之乃取本經傷寒金匱互相疏解以經
法經緯以千金外臺別錄圖經諸書用以
事屬辭之例成探賾索隱之功作本經
疏證十二卷續疏六卷序疏要八卷可

謂詳且脩矣夫注書之難也非博不能
窮其往非約不能究其歸非尊古無
所折衷非準今無所云信蓋必好學深
思精擇嚴審始克從事於斯焉是書
也取材宏富而因流溯源無復泛濫駁
雜命義真切而析縷分條盡去紕紕

轆葛辨論雖多統斷以神農之經徵
 引雖繁不越乎長沙之矩疏證續疏定
 藥為律援病為例以例明律隱微曲折
 靡不宣而異同是非立決序疏要復陳病
 為衡稱藥為權以權正衡輕重短長得
 其準而疑似偏頗胥平交相參悟各自

闡發使二聖之義釐然皎然於晦盲否

塞之餘非學軒岐伊尹者之指南乎余

治醫世有三年始稍窺其門廷痛夫世

之謬戾厖雜者日多而里有以救乎之

也壬申遊池陽因孫子文黻識周卿讀

是書而善之癸酉遊吳越過常潤訪